

官板

詩集傳通釋

卷十四之十六  
小雅 大雅

第六册

仁記  
969  
6



969  
6

詩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反侯古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洛受天之祜叶思

反侯古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愚按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反卑郢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

明治  
月 年  
日 未



卷十四

之職者也。王介甫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叶胡百辟音璧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反受

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意。至介甫曰：戢則不肆，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胡庭芳曰：此亦戒之詞也。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愚按：苑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

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做此義。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觶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

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周頌作棟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

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

也。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陳壽翁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

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之何反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偶也畢小罔長柄者

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

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

詞也愚按四章皆為頌禱之詞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歛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

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

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乘馬在廐音救摧音采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莫佩反

福祿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興也摧莖秣粟釋文曰摧莖芻也秣穀飼馬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

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矣君子

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廐叶徂為采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

佳士果二反之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有頍

缺婢反

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叶居何反

伊異人

湯何反

兄弟匪他

湯何反

蔦

鳥音

與女蘿

力多反

施

以政反

于松

栢

叶通莫反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叶戈反

既見君子庶幾說

懌

叶戈反

賦而興又比也

愚按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

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比及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輔氏曰首言與宴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此則興體至於蔦蘿則為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

弁皮弁

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則士祭服韋弁即戎冠弁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故知皮弁

也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

覆盆子赤黑甜美

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榭樹檉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

生別是一物也

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

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

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弈弈憂心無所薄

泊博二音

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

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

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叶陵。葛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未見君子憂

心怲怲兵命反叶。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

賦而興又比也愚按此章體。何期猶伊何也時善輔氏曰

善何也日物得其時則善製與上章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方九。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如彼雨雪于付。先集維霰蘇薦。死

喪無日無幾居豈。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愚按上兩章前六句賦中兼興此章賦中

當為賦似無興意第七第八句則仍是比疑此章

而比爾雅曰謂我。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姊妹妻族也舅者吾謂之

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姊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

霰雪之始疑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

而搏謂之霰父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天戴禮曾子曰

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搏而陽之專氣為霰蓋盛陰

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言霰集則將雪之

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劉辰翁曰霰則知有雪矣老

危語相感動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為此。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

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間關車之牽

胡略下介二反

今思變

力竟反

季女逝

石列石例二反

今匪

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

叶羽反

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

音驕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叶居反式

燕且譽好

呼報反

爾無射

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鷓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

埤雅曰鷓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美喬如也孔氏曰語云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

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

鷓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

輔氏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

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之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

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

星歷反

其柞

才洛反

薪

叶音襄

析其柞薪，其葉

漘

思呂反

今鮮

息淺反

我覲爾

我心寫

叶想反

兮

反

兮

反

兮

興也。陟，登柞、櫟、漘、盛鮮，少覲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

漘今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叶五反

止景行行

叶戶反

止四牡駢駢

叶非反

六轡

反

六轡

反

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

孔氏曰：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

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

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曰：詩之好仁如

此。劉辰翁曰：此二句極思慕之情，而好仁者以之。此古人善讀詩也。鄉，音道而行中道而

廢。鄭氏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俛焉日有莘莘，斃而後已。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

已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車臺五章章六句

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德之有譽，故好

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予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于女，以見誠之至

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畧耳。愚按：此詩皆言

悅慕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

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

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眾，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陳少南曰：青蠅，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樊，藩也。君子指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陳少南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通反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土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陳壽翁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未

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愚按：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

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序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籩豆有楚，殽戶交核反

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鍾鼓既設，叶書反

舉疇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孔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丘氏

曰謂筵上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敝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曰豆

實菹醢也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敝是總名此文設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敝亦為核旅陳也和

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

樂人宿懸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曰

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愚按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鐃於堂下東西北三

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

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樂謂宿設

者先儒以為舉疇舉所奠之疇爵也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

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往來有序

也愚按往來者東西交錯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氏曰所謂獸

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李寶之曰言

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

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愚按凡侯有中身有

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最中一幅廣一丈八尺即所謂中也中之上

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

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

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李賈之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植音植。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愚按。侯音植。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李賈之曰。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射禮選羣臣為三耦。大夫士為之。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同。一侯三耦。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禪也。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解少。退立卒。解進奠于豐下。註曰。豐形蓋似豆而卑。○衛武公飲酒

拾音傑

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愚按。有序者儀之盛也。籩豆酒殽陳列者禮之盛也。而武公於立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者。若將不保其終也。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醕爵。愚按。燕射主於飲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詩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醕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眾耦拾聲發。孔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衍。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音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二音。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行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  
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王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

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

醉而卒爵也。愚按：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解酌獻之禮。仇，讀曰釀。音拘。室人，有室中之

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事者，謂佐食也。鄭氏曰：賓佐尸食者。又復，去聲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也。特牲曰：衆賓長為加爵，注曰：獻禮既成，多康安之為加也。劉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康，安

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抗，圭。注曰：崇，高也。為高坫，凡所受圭，奠于上焉。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

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王介甫曰：崇，高也。為高坫，凡所受圭，奠于上焉。

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禮，斯有備樂。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鼓相應。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愚按：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后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反。曰既

醉止，威儀幡幡。叶分反。舍其坐，遷屣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怳怳。叶分反。是曰既醉，不知其

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僂僂軒舉

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曰慎密謂慎禮而密靜怲怲媻媻也秩常

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

治常卒乎亂注云治初筵温温秩秩之時也亂幡幡怲怲載號載嘷之時也輔氏曰温温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

治也幡幡怲怲屢遷屢舞終乎亂也才飲酒稍不謹必至乎此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載嘷女交亂我邊豆屢舞傲傲

起其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側弁之俄屢舞傴僂素

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

孔嘉叶居維其令儀叶牛賦也號呼嘷謹也孔氏曰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

唱叫也賦也號呼嘷謹也孔氏曰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

側傾也俄傾貌傴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

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

至若此是害其德也蘇氏曰傲傲比僂僂則甚矣側弁之

甚於不知其秩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

復有儀矣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矧

失引敢多又叶夷益夷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懈倦失禮者立司

寺通釋 卷十四 十二

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呂東萊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殺

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息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輔氏曰欲其不

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太息者何也曰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息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息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則號呼謹歎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

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

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愚按此詩之

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嘏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此詩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皆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董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酷之訓世守於無

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  
下沈酒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  
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  
為子孫法焉愚按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  
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  
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  
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  
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  
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  
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酒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在在藻有頌

符云反

其首王在在鎬豈

若在反

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

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

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

所中反

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

乃多反

其居

無興也那安居處也

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

采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其位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序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采菽筐音之音君子來朝音何錫予音之音雖

無予之路車乘音馬音又何予之音玄衮音及黼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

賜異姓也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

采芻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節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

於裳也孔氏曰以龍首卷然謂之袞呂東萊曰玄者衣之

第八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鄭氏曰一日

上公之服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鄭氏曰一日

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衣五章裳四章侯伯鷩冕

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曰鷩畫以雉謂華子男毳冕五

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鄭氏曰毳畫虎雖謂宗孤卿

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曰絺刺粉米無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

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

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

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陳少南曰雖無予之者好之

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



○音必甯音弗沸音檻反胡覽泉叶才言采其芹反君子來朝

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叶惠載

駟七南反君子所屆叶居反

興也。甯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正出涌泉也。李迂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

泉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王介甫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

也。屆至也。○甯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

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董氏曰：載駟則駟也。載駟則駟也。則知君

子之至於是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音下在下，彼交匪紆音舒叶天子

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音彌之，樂只君子，福祿

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偃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

在股下也。孔氏曰：脛，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也。鄭氏曰：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彭氏曰：陳

氏云：帶裳幅，鳥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觀之。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

侯服此芾，偃見於天子，恭敬齊音齋，邀不敢紆，緩則為天

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

命服，有命爵，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

其得於神也宜矣。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反天子之邦。叶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牽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反芳劒楊舟。緇，音弗纜。維之，音力樂只君子。天子葵

之樂只君子。福祿膍，反頻尸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叶郎反矣。

興也。緇，音律紼也。孔氏曰：孫炎云：紼，大索也。李巡曰：所以維持舟者。纜，音維維皆繫也。言

以大索纜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

○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纜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

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葵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

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

國語注曰：此詩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

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邀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息矣。

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駢駢，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兄弟昏姻，無胥遠

矣。叶於反。

詩通釋

卷十四

興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羽。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駢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歐陽子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與矣。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歐陽子曰：王與骨肉上之所為也。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效，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言而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

輔氏曰：即大學絮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王介甫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歐陽子曰：貪爭不已，至於亡。

身也劉辰翁曰末句猶云至于亡斯已也

○老馬反為駒

叶去聲

不顧其後

叶下

如食

音嗣

宜餽

於據反

如酌孔取

叶音嬰

比也。餽飽孔甚也。

○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

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

矣。輔氏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已之不勝任者如

食且餽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攫取之太甚

如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音蜀殊

反遇

比也。猱獼猴也。

陸璣曰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猱長臂者為獼

性善升木不待教

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

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

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

之不至於如此矣。

劉執中曰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

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著

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

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

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呂東萊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

者乎。胡庭芳曰母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

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愚按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微猷而

下之與屬者其機蓋如此

○雨于付反雪灑灑符驕反見覲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消

莫肯下遺稼反遺式居婁子佳反荀子作屢驕子作屢

比也。灑灑盛貌。覲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

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

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如蠻如髦叶莫反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灑灑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

作髦。孔氏曰：髦西夷之别名。牧誓曰：及庸蜀。言其無禮義

而相殘賊也。王介甫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愚按：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

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頌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

有苑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無自暱焉上天甚神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

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  
 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  
 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  
 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  
 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  
 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  
 則斷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  
 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  
 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有菀者柳不尚暱欺例焉上帝甚蹈見無自瘵例界

子例焉戰國策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焉愚按戰國策

反焉荀卿謝楚王

李氏揚曰無自瘵焉言尚與王通所以自  
 病也

書曰云云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比也。惕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傳音于天叶鐵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附反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  
 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于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  
 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  
 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形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前散文乎... 言其貪... 而... 典... 于...*

詩卷第十四

詩卷第十五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叶音亡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不改有常也。章

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

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輔氏曰：容則德之

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彼君子女。綢繡直

如髮叶方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悅音

賦也。臺夫扶須也。陸璣曰：莎草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

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昂為玄，撮在野與眾，偕作之服。

君子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死於粉反。結叶繳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

其入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

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突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世貴舊姓，昏連王室，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

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愚按：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初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

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蠶，螿釋蟲也。尾末捷，乾然似髮之曲

上者。釋文曰：捷舉也。長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

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詩通釋

卷十五

二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

云何盱喜俱反矣

賦也。旃，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旃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爾雅注：藜藿也。今呼鴟脚莎。兩手

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謝疊山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今日自

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

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埤雅曰：藍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

盈一匊。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

之還也。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檐尺占反叶五日為期六日

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漢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靛音奠。衣蔽前謂之襜，即蔽

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

不見也。劉執中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尺救反。勅亮反。之子于釣，言綸

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

狩耶，我則為之韞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

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丘氏曰：今遠行從役，久

可得也。輔氏曰：狩而韞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

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怨曠甚矣。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音叙叶。音滑。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與反。叶掌。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輔

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

采芣四章章四句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

刺於上也。

芣芣，采芣也。蒲東反。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古報反。力報反。

之。

興也。芄芄，長上聲。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芄芄

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叶將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周禮：鄉師

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

裡一鈿，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愚按：我任我輦，載

任器於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伯之遇役夫如此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

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

章也。王介甫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登州信

陽軍。愚按：今河南省有鄧州及信陽州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

武貌。征行也。武，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爲

強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

宜通其水泉之利。謝疊山曰疆其土田事畢則泉流清矣此功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百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也者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貌

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

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

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

下章放此愚按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

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劉執中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

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

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五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王介甫曰。

所謂盛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九歌

思之而未敢言。懼其瀆也。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音花菅音姦。今白茅束。今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

野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

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

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

俾我獨耶。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

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陳少南曰。雲為質而露為澤。步行也。天步猶

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

季冬曰天。與雲則有露。有雲則無露。白雲亦士。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而英英如花。然則尤輕而不散。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而散也。

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張子曰英英白

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謝疊山曰豈天運當艱難國家將亡幽王之心所以不能如天之

公博乎

○漉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漉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

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

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謝疊山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

之哀過於慟哭也

○樵徂焦反彼桑薪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熤市林反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叩我烘燎也熤無釜之竈

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

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

見卑賤也歐陽子曰此弃妻自傷失職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七到反視我邁邁

比也懔懔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

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懔懔然憂

戚而會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鶯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鶯禿鶯也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蘇

氏曰：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愚按：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

此禽鳥匹偶並棲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鷺鷥之不如矣。王介甫曰：鷺鷥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鷺鷥之不如也。謝疊山曰：鷺鷥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

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鷺鷥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反兮。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都禮反。

反兮

比也。扁，卑貌。俾，使。疢，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

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愚按：夫之有婦，所以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是以之子之遠

而俾我疢也。

而俾我疢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

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

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鷺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

德，曾不若鷺鷥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

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李迂仲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

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愚按：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

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頌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頌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暇整也

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註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鳩反之食

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丘隅岑鬱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

如序者之言。則偏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叶鋪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

之至薄也。李迂仲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菹。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

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它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叶之君子有酒酌

言獻叶虛反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

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謝疊山曰。瓠葉以為菹。不必嘉

之。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

之

賦也。炕。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

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疇市周反之

賦也。疇，尊飲也。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

實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胡庭芳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疇賓，又酌而先自飲以道之，然後復酌而進

於賓，故謂之疇。

瓠葉四章章四句。陳壽翁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

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並士衛反漸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

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

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歐陽子曰：漸漸

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蒲反矣。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

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音曾郎反沱徒何反矣。

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河反矣。

賦也。躡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

雨之驗也。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畢是漉魚底，又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

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又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胡庭芳曰：畢星好雨，月水之

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

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

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歐陽子曰：履險遇雨，征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

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師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

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

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

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

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苕之華。音花音芸音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

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

乃盛。愚按：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

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子桑反牂墳扶云反首三星在鬣柳音反人可以食鮮息淺反

可以飽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甫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

羸瘠反首鬣，筓也。鬣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

○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芄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

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叶胡勻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

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謝疊山曰

東山采薇出車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

徐履反

匪虎率彼曠野

叶上與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五叶後反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

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芄

薄工反

者狐

舉車叶

率彼幽草有棧

土板反

之車行彼

周道

興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輔氏曰莠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

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

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迂仲曰文王

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卷第十五

詩通釋

卷十五

潛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一百句

興中風之... 息... 京... 不... 中... 國... 肯... 歟... 凡... 不...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大雅三

說見小雅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

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齋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頌昨之詩早麓詩中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械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觀之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

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音烏下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愚按

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不

同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

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

成王胡庭芳曰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詩愚按周家受命始於文王

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

言代商此事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

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嚴

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董鼎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鬼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

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没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

明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

心奔趨自有不容已嚴氏曰補傳云夫文王在上而昭于

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

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王介甫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

唯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

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言文王德合乎

天與之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胡處芳曰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以受命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亶亶**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

反里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輔氏曰亶亶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緝熙二字相似。

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孔氏曰適譬本也。翰庶譬其枝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

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没而其令聞猶不已也。李迂仲曰惟文王亶亶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嚴氏曰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此誠之著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

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世世修德與周

匹休焉。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君臣同體亦可見矣或禍或福豈得而偏逃哉李迂仲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敷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嚴氏



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黃實夫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彭氏曰壘壘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効驗也嚴氏曰次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王國通反

克生維周之楨音禮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思語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

辭皇美楨榦也榦者版築之榦榦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中為骨謂之夜叉木橫曰楨直曰榦濟

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愚

兩其字皆指周士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

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

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國之榦榦也二程

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嚴氏曰

墻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劉執中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猶人勤於菑田反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且其

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傳世之顯也愚按言賢材之益於國者如此且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

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緝如緝麻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

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然，所以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是以大命集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孔氏曰：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嚴氏曰：服事也。用也。故為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績。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古亂反。將，于京。良反。

厥作裸將，常服黼。音昇。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

之臣屬也。董鼎曰：葉氏云：春，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

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也。酌而送之也。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昇，殷冠也。

董氏曰：祭服不曰黼，黼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昇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冕。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蔡九峯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昇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

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為心者周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夫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王介甫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嚴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于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襄公四年左傳注曰告僕夫不敢斥尊也愚按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

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輔氏曰殷上雖膚敏而裸

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愛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

于筆反

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叶筆反

殷之未喪

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

音峻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難保也○言欲念爾祖在於

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

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季迂傳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

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耳天何容心

於其間哉王介甫曰以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又言殷未

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呂東萊曰王者代天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

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此之謂也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

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

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

反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

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

自絕於天歐陽子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武王數紂云自絕于天○甘節之問無遏

爾躬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輔氏曰宣

是接首章於昭于天與命聞不已之意不曰命聞而日義問者所以戒成王也所為合義則譽聞自命也又度

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

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胡庭芳曰天無

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

而遏絕也味此辭旨凜乎其嚴哉呂興叔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

萬邦所以作孚。○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嚴氏曰：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胡庭芳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土乎。文王其天乎。愚按：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上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

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

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輔氏曰：天人之際，指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愚按：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羣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

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愚按：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昭明于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愚按：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

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  
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  
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脩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  
不可以他求亦唯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  
公告王亦曰曷其柰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  
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  
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

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

造也造周之王業猶

康誥言肇造區夏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

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作周矣

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

惑於讖緯始有朱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

稱王而改元

孔氏曰中候云朱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銜丹書西伯

得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胡庭芳曰文王  
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因小序有受命  
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自天文王有聲  
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是直謂文王受命改元  
稱王則不勝其誣也殊不知二詩所言天命文王  
受命特不過作配作邑伐崇之事初未嘗出  
乎侯伯職分之外也嚴氏曰天命歸於文王文王  
退然不敢當故秦誓攸誓猶皆不言受命至大誥  
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  
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庸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  
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文王受  
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  
又雜以讖緯之說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  
說則亦誣矣

而已矣理之所在眾人之心而已矣眾人之心是  
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

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文王受命只是

天下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

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

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歐陽子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殷乎夷齊

義士也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

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

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

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為文王受命九年及

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

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西伯

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

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

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

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

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

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

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

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

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

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

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也當考○問

先儒以為文王稱王曰自大史公以來皆如此說

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一箇痕

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武成方稱王只是

已論於本篇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

王天位，殷適音適，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

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

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

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嚴氏曰：明明在

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

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程

子曰：人與天合明明在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

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

以此爾。王介甫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

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呂東萊曰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

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

耳。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

○摯音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

叶居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反大恭，任有身。叶尸反生此

文王。賦也。摯，國名。仲，中丁仲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

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

釐降二女于媯，規汭嬪于虞也。蔡九峯曰：釐，理降下也。言

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

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曹氏

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日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嚴氏曰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劉乾中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也。王季有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陳壽翁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妣。皆是也。其意深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通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輔氏曰前

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小心恭敬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有一毫覲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音土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槩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

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王氏曰莘國所在也

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嚴氏曰四章述天生大妣以配文王也愚按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為非人之所能為然則六章之所以篤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

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幣帛之

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

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妣能為之配。故備其禮以定其祥。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

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

船。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也。嚴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不顯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反纘子管反女維莘。

所中反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戶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

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行。嫁。篤。厚也。言既

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

王介甫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右助燮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

和也胡庭芳曰陳氏云○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

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丘

曰將言篤生武王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

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

王言其終也篤生謂天地儲蓄其精氣之厚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載

者培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大其商所以大文

武之事也王介甫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

之謂燮伐此章述大姒生武王也劉辰翁曰燮伐者當伐則伐也古人厚故稱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上帝

臨女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

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

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

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

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

同非武王之得已耳呂東萊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矣然

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為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

心也輔氏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其實則是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意嚴恪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學者當常涵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愚按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叶鋪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

馬白腹曰騶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彭彭強盛貌師

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

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王莽傳注曰亮助也肆縱兵也會

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鄭氏曰戰

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

清明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

疇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

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愚按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

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清矣

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

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嚴氏曰

知其心唯在於清四海而已八章終

上章伐紂之事也陳壽翁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

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此名篇所以言明也

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愚按此章可

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

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

開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

監者夫

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率迂仲曰大雅之詩則謂之一章言

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

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

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

終首章之意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

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

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

命有文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妣有五季大任則有文

王有文王大妣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

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

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

也然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

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愚按事見外傳魯語

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妣武王皆有明德而天

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縣縣瓜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漆音古公亶都

父音陶音復音陶穴叶戶未有家室反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

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

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

王焉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陶窰竈

詩通釋

也。孔氏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

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愚按八章以上所言

是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愚按八章以下所言是也此其首章言瓜

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曹氏曰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

能不絕其緒故以綿綿况之。王介甫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之初生也孔氏曰周語云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

公劉適邠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

焉。愚按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窋奔竄周民幾無生矣

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窰

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嚴氏曰首章述大王初居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率西水滸。叶五至于岐下。

叶後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

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

也胥相去聲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皮謂虎豹麋鹿

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

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爭

先也。張南軒曰：大王於狄人事，以皮幣、犬馬、珠玉，本期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欲吾土地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其言何其忠厚而不迫邪？大王之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民以徙，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庸釋乎？大王非特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曰：如歸市，以見其誠心，樂趨無一毫強勉之意也。張子曰：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攜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周原膺膺

武音董謹茶如飴

移音爰始爰謀

叶謀悲反爰契契苦

反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董，烏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餈也。

夕清反也。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為董草。孔氏曰：餈，乾糖也。

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焯

音寸又音敷是也。孔氏曰：春官董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焯也。卜者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燠炬之

火既然，執之以灼龜。董垂上聲，燠音爵。或曰：以刀刻龜

甲欲鑽之處也。前漢書注曰：挈，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契。○言周

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

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嚴氏曰：爰始謀及乃心也。爰

及卜筮也。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

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

也。杜氏曰：言先人事後卜筮。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

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王介甫曰：曰止，則命其臣民

以土功之時也。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嚴氏曰：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

叶羽已反

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叶蒨彼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

乃左右開地置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

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

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輔氏曰：第一二句

得以管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

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

盡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反其繩則直縮色

版以載叶節反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

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

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繩所以為直凡管度位處皆先以

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

也。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

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

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

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

模之大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

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劉執中曰：築宗廟之垣墉墻壁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

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管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嚴氏曰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劉執中曰：二章言遷三章

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

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

○抹音俱之隕隕反耳升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

馮扶水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馨音暴鼓弗勝音升

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隕隕，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

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劉執中曰五版為堵與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

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馨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

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考索曰鼓人云以馨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臯蓋臯

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以臯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

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臯。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

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馨鼓弗勝。嚴氏曰六章述

作宮室也。愚按古人以墻為壁，故於作室多言版築之事。

○廼立臯門。臯門有仇。苦浪反叶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

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

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書言天子有應門春

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胡庭芳曰毛

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臯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正門為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

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大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考索

曰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

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

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冢土大泰社也亦大王所立

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大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王介甫曰：宗廟官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戎醜大眾

也。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輔氏曰：戎醜，攸行便帶了，下章伐昆戎之意。二門既立，而大社遂立。大社既立，而大眾攸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知矣。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嚴氏曰：七章言作門社也。愚按：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田典：紆問，反。韻敏：柞，于洛反。械，音蒲貝反。矣行道兌矣，混夷駭矣，維其喙矣。反。貴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桤也。小亦叢生有刺。爾雅注曰：實如耳。璫，紫赤可啖。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駭，突喙息也。同

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輔氏曰：肆不殄，厥愠不責夫人之厲已也，亦不殄厥問，唯盡夫自治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脩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

詩通釋

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輔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呂東萊曰此章

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混夷文王猶事混夷則大王安得有混夷駭矣維其

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

之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嚴氏曰八章言大王文王調服混夷也陳氏謂

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為文王之詩焉愚按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

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混夷不服而大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混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

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

證之則此章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反予曰有疏

附叶上聲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

宗五反 予曰有禦侮嚴氏曰曲直得傳曰虞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

其平則無爭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熊剛大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墾皆不及讓路如少避長賤避貴之類

入其邑男女異路孔氏曰邑謂城中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為地道尊右故

也斑白不提挈孔氏曰年老其髮白黑雜提挈有少者代之也入其朝士讓為大

夫大夫讓為卿熊剛大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為卿則為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

可以為大夫則為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躁競之風有遜讓之實二國之君感而

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熊剛大曰：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牟為文王受命之牟，亦以此歟。胡庭芳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非謂有其疆土版圖也。

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

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蹶動也，生是與起之意，當

是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

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

以王德宣揚王之聲，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孔氏曰：武力之臣能拆止敵人

之衝。○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

周者衆。張子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又曰：文王之於天下，惟知正己而物正也。河內諸侯

歸之，猶不知怪今河外諸侯亦來獄訟，故以此為累而身甚危也。易云：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此其時也。

家語子曰：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

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

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輔氏曰：質

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

臣之助為多，其辭諄復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

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

止於四人而已也。

而巳也。

而巳也。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鹵，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

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

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孟子曰肆不殄厥愠亦不

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九章

遂言文王受命之事愚按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

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餘說見上篇輔氏曰以上三篇皆

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之德歸則又

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

而保守之耳

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彭氏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

周自大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大王而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曹氏曰書所謂大

王肇基王迹是也陳壽翁曰王迹肇基於大王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

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太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

芄芄薄紅棫雨通樸音薪之標音之濟濟于禮辟音王壁音

左右趣叶此之荷反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迫音相附著直畧

也標積也嚴氏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

標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

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玉歌髦士攸宜叶牛

詩通釋卷一 廿五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

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瓚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瓚為瓚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

大宗伯執瓚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左右奉之。其判在內。

亦有趣向之意。戔戔盛壯也。錢氏曰衣冠髦俊也。輔氏曰此章則

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戔戔然無不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趣向

之意。先生謂左右之奉璋瓚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則此章雖是賦體而亦兼興意也。

○渾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反世彼涇舟烝徒楫之。籍音接叶反之。周王于邁六師

興也。渾舟行貌。涇水名。王介甫曰涇在周地輿所見也烝衆楫。權干往邁

行也。六師六軍也。嚴氏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言渾彼

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

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陳氏曰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輔氏曰此章

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

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

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爾雅

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

遐與何同。遐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劉辰翁曰遐不何不也作人

謂變化鼓舞之也。鼓之舞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

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畧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于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涵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着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陳少南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對廻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孔氏曰此經上下相承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孔氏曰此經上下相承相質

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氏曰

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紀者別理○追之

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

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遐不作人只

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吳伯豐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先生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夫文王能自追琢而至於有其文章能自金玉而至於成其美質則其所以自勉自治者極其深厚矣故詩人贊詠之曰勉勉



我王所以綱紀四方者至矣綱謂張設之紀謂經理之也嚴氏曰文王作成人才而提綱領以振起之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內則金玉之使存可貴之質作人之功如此文王則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輔氏曰四章言綱紀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眾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趨向之也愚按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眾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自此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眾也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序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瞻彼旱麓

音鹿

榛楛

音戶

濟濟

音禮

豈弟君子

于祿豈弟

音禮

豈弟君子

于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嚴氏曰不知山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

荆而赤濟濟眾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

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

子則其于祿也豈弟矣于祿豈弟言其于祿之有道猶曰

其爭也君子云爾彭氏曰呂氏云旱麓之木所以濟濟者

焉耳君子福祿之盛者非致力於其間也特以豈弟保其

所有而已此所謂于祿豈弟也六章始末皆言豈弟于祿

不中變而之他也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

異乎人之求歟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

也于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于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于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于祿之道云爾

○瑟叶乎反

所乙反彼玉瓚

才旱反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攻叶乎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

外而朱其中也

孔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攬成器謂之圭瓚瓚盛也酒以黃金為勺有

鼻口酒從中流出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則瓚如勺為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槃以承之也

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釀秬為酒以鬱金和

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秬鬯是不和鬱者○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煮之用為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

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

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淫人矣嚴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鳶

弋專反

飛戾天

叶鐵反

魚躍于淵

叶一均反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

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第君子遐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張子曰鳶飛魚躍物樂其生豈第君子遐不作人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第文王何不為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謝上蔡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早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早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

人各羞其行而拜其昌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

叶節反 駢息管反

牡既備

叶蒲北反

以享以祀

叶逸織反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

受福也

李迂仲曰君子之受福豈以駢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有豈弟之

德則受福嚴氏曰四章述祭則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

力召反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力報反

矣

興也瑟茂密貌

愚按上章玉瓚故言纘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燎爨也或曰燎音係

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程子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嚴氏曰箋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燎除其旁草治之使無害也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勞慰撫也

孔氏曰上言祭以受福此

言得福之事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嚴氏曰五章言受福之本也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鼓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鄭氏曰言樂易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嚴

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陳壽翁曰詩有玉瓊福祿享祀神勞等語疑此祭而祝嘏之詩也

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側皆反大泰音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

之婦房九反大同上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

大妣文王之妃也孔氏曰大姜大任大妣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妃邑姜不稱大蓋避

大姜故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按春秋傳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

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此詩亦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

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介甫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

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至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

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也李廷仲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劉辰翁曰母妻如此所以有文王也美之至也輔

氏曰棫櫟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

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陳少南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大任大妣或曰使文王以頑爲父以嚚爲母將不

得其聖乎曰瞽叟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叟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

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陳君舉曰古人

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異與也王晦叔曰大妣雖賢非文王

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嚴氏曰御

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

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呂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始可以刑于寡妻兄弟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

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彭氏曰某氏云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

地鬼神而無有怨恫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孔

子曰家齊而后國治愚按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

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南軒曰

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

自家以及國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嚴氏曰言文王以昭事神

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也

○**雖雖**於容**在宮肅肅在廟**叶音**不顯亦臨無射**音亦

**保**叶音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

與數同厭也嚴氏曰無射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保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

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

其純亦不已蓋如是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

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陳少南曰皆文王之誠也呂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

之道矣欲求所以格孚者當於此章觀之熊去非曰此承

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

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

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

不隕厥問相表裏愚按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王事也文

然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

家庭之訓化歟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

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東萊曰文王之德

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不缺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

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輔氏曰此章則摭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夷獫狁之伐姜里之囚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距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李迂仲曰其性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嚴氏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

也呂東萊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名髦俊

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劉辰翁曰兩章

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蓋由其

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

也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斃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為能化也呂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王介甫曰初言大奴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陳壽翁曰文王之聖生之

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大奴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未章則不特成已而且能成物矣

序文王所以聖也嚴氏曰此詩五章言文王所以為聖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

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

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程子曰頌云耆定爾功毛氏

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輔

曰式如式樣之式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愚按二章至四章

之德五章至八章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

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程

曰此及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

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

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

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

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輔氏曰皇矣

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

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

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敢輕

易焉大抵天之為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屏必領之其藩莊持其翳計脩之平之其灌

其柵音啓之辟婢亦之其樞丑貞其楛羗居反叶攘之

剔宅歷之其槩烏劔其柘章夜反叶帝遷明德串古患

詩通釋

卷二十六

廿五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孔氏

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或曰小木蒙密

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

榑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

注云今河傍赤莖小楊陸璣云生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松葉似松楛音置也腫節似扶

老可為杖者也陸璣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攘剔謂穿

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檠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榦

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為器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

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

混夷駮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

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混

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歐陽氏曰此

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其刑除樹木而管理邑居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

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

固而卒成王業也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

天命從也菑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榑則因其叢列

而脩治之檉楛凡木則芟除之檠柘美才則攘剔之蓋順

理而為之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彭氏曰

大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

者故詩人託辭以為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蓋帝所以

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言

帝休而後言天乃天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

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反則友

其兄叶虛反則篤其慶叶袂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

奄有四方叶平聲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

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

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嚴氏曰李氏云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

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善兄弟曰

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

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

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

季之時而已定矣彭氏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與未艾之象夫以

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於能為故詩人又託詞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於

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具不反大

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

泰伯知之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

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獨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

以為至德也黃勉齋曰泰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是泰伯之讓上

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

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

詩通釋

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真氏曰：王季之友，大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

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

之明，不為徒讓耳。彭氏曰：大伯以天下讓，則是詒其慶於王季矣。王季乃能篤其慶，而有以成其

光，使大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

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真氏曰：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

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饋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其德靡悔，此大邦克順，克比

必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反于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猶，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

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

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

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

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猶

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輔氏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

權度者，蓋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

能此六者。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彭氏

曰：克長則出於其類也。克君則居人上而為之君也。王此大邦，則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大，其序如此。孔氏曰



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王氏曰人心未嘗不正也有所畔援則不得其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心也輔氏曰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呂與叔曰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王介甫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巳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征伐之始也胡庭芳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

魏錄云惟此文王安於在周之第坐致其勝之象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

出於已私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其鮮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曰鄉人嚮望之也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

阮疆而出以侵密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境也愚按春

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徂共之衆則密

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

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

一毫呼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輔氏曰文王之

兵侵密乃遷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發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嚴氏曰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歸者益眾非舊邑所能容故也胡庭芳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祐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愚按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巳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愚按即今安西路咸陽縣亦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鈎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

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呂東萊曰此句雖難強通然與不

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則法也仇方讎國也丘氏曰

弟與國也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鈎援鈎梯也所以鈎

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

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縣愚按鄠縣即今安西路鄠縣亦隸陝西省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

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

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呂東萊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明德之實也。愚按：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暴著其德之形迹也。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故又命之以循天理。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故又命之以伐崇也。詩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三分天帝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

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嚴氏曰：崇侯諧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安叶於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叶上，四方以無

侮。臨衝萑萑音弗，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叶虛，四方以無拂叶分。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取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

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考

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

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

世祭之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蕩蕩強盛貌。仡仡堅壯

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

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

執敵必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

羣神。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李迂仲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

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

致附而全之也。愚按此其三句不降之時乎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愚按此其復此

所謂文王之師也。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戾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也

### 皇矣八章章十一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嚴氏曰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遷岐也愚

按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于岐則四方歸

之民之歸往如此即大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三章

四章言天命王季。嚴氏曰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

德以及文王也愚按三四章內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



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密、伐黎、伐崇之類。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本曰：詩自從大王說來，如云至干大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作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

非勉之以王道。愚按：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經始靈臺。叶田 經之管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居力反 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天子靈臺始此。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其各如此。之臺而諸侯別各觀臺也。歟。管，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

詩通釋

卷十六

嚴氏曰不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浸察災祥時多日也。觀游節勞佚也。呂東萊曰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弛一張無非事也。愚按韻注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管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輔氏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張南軒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李迂仲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斷魚上聲嚴氏曰首章述作臺之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言文王雖

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皤

皤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築墻為界域禽獸在其

中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執中曰鹿易逸

少乃不驚不濯濯肥澤貌。皤皤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

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曹氏曰鹿自如而

去魚亦跳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

嚴氏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

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感頰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麀鹿魚鱉一語道盡一詩意。

○虞音巨業維樅反賁扶云鼓維鏞音庸於論盧門反鼓

鐘於樂音洛辟音壁靡

賦也。虞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柶。業柶上大版刻之。

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

刻版如鋸齒為飾。鄭氏曰：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為崇

牙其狀樅樅然者也。孔氏曰：以綵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

飾以羽屬器異。虞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

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璧。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

而無崇牙商節以崇牙而無璧。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

矣。此有磬所以言設賁大鼓也。釋文曰：賁長八尺鼓四尺

愚按賁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中圍加三之一。愚按：中圍者

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

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鏞大鍾

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黃實夫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

也。辟璧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

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天子辟靡始此。振鷺之詩曰

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

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

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靡古無此名其

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

立焉。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池猶璧

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嚴氏曰：三章四

章皆述辟靡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園沼遂於辟靡作樂也。

愚按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

辟靡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靡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臺園之事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靡鼉徒河鼓逢逢薄紅矇矇音蒙矇矇音矇

詩通釋 卷二 四十六

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埤雅曰：夏小正云：剝鼉以

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

如：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古者樂師皆以瞽者

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

瞶方奏其事也。嚴氏曰：申言鍾鼓辟靡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

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

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陳壽翁曰

靈臺一詩辟靡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靡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

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黃實夫曰：民樂其有靈臺

沼，因而亦樂其有鹿魚鰲，所謂愛人而及其物也。

饒氏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

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下，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萬

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

樂成之，其遊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鰲，其作樂

於辟靡也，又樂其有鍾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

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

民之愛戴者深矣。孔氏曰：鄭氏云：韓詩說辟靡者，天

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

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壘之以

靈沼，謂之辟靡，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有靈臺有

辟靡及三靈或同處矣。

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官東萊曰所以謂之

靈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干義未詳嚴氏曰下武以武為下也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

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輔氏曰下箇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之王

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陳氏曰哲王之

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也其在鎬京則武王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此章美武王能

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季迂仲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其繼世德之求故也起

而求以繼之也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而用康乂民作求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求之之求

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

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解于文王詩此章言

武王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先世之德而繼之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

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陳壽翁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

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嚴氏曰武王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

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愚按章內二配字義不同

○成王之孚下土之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也。陳少南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王者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愚按：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嚴氏

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故下以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者，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王晦叔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侯古反。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昭茲漢哉，洪氏隸釋。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輔氏

曰此章又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之事則來世亦必能繼武王之迹矣如此則於萬斯年世有哲王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胡庭芳曰集傳釋祖武自來世視武王言之也若然則萬年受祜與下章皆為期望後世之事矣切謂此詩專詠武王也言武王能明其道於來世使繩其先祖之武於萬斯年即詩人期武王壽考之辭受天之祜則祝其福祿之延洪也如是則下章皆詠武王之事矣嚴氏曰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昭昭乎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繼其先祖之迹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愚按集傳以此詩作於成王時故所釋如此然胡氏嚴氏之說似亦通愚亦竊疑此詩作於武王存日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實夫曰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愚按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大助乎云爾

王晦叔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陳壽翁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為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繼大王王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陳壽翁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承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愚按成王之乎特如酒誥所謂助成王德顯耳非王誦之謚也但朱子以下武之武

為武王之謚又疑下字作文蓋以此詩為作於成王時也切疑首句若果以文武並言而下句又指大王王季則是四王皆在天矣未應其下但言三后在天而謂武王對之於鎬京也詳王配于京語意以據武王生時言之且其後並不重出武王之謚而四章又言媚茲一人切意此篇作於武王存日其首章所謂武者但泛言周家之武功耳黃實夫曰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人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適**

尹橘反

**駿**

音峻

**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詩言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愚按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王遷鎬而首

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鄭氏曰聲令聞也甚大乎其有聲也

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豐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

民如傷呂與叔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觀所以成業之効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哉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王季之功底于成耳此其所

以克君也哉蓋已包三章之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



鄆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邪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寔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

○築城伊滅

反

作豐伊匹匪棘

反

其欲

禮記

適追

來孝

叶許六反

王后烝哉

賦也滅成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聲各八尺

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

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蘇氏曰克崇

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

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

孔氏曰此述作豐之制

皆非急成

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輔氏曰作城而限於域作

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已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陳壽翁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也前乃天與前人之心也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愚按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乎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

○王公伊濯

反

維豐之垣

音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叶

反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

呂與叔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

○王之功所以

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

王為楨榦也

呂與叔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為榦王曰休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

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

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嚴氏曰皇大也一統天下其事又大辟君也○言

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周之建都豐水正在其傍於是思禹之故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孔

氏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

而以武王為君嚴氏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

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

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

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

豐至武王又居于鎬愚按先儒謂岐在郃西北無百里郊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

二百餘里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劉執中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焉○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

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

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彭氏曰建

國君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辟靡劉濟曰都鎬而先建

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

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

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

服也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儒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眾志也洪範

稽疑以汝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輔氏曰言武王居則從為主

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事之言也愚按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鈕里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

里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

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

乎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蘇氏曰遺其後世之敬者王介甫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

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

子故不得不遷耳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

說雖覺輕快然首句着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

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之事。○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呂東萊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愚按：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序**繼代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愚按其說見下文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時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數文危之辭對韻因也而思其

蓋五卦皆如王問公以對之

雖并言文危者非一也

詩矣又曰辨念爾爾非危王之

詩卷第十六

詩令與文王首句謂云文王

禮詩也以上無文危辨精以

文王之詩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禮詩之結句其本

序詩外也危王辨與文王之

